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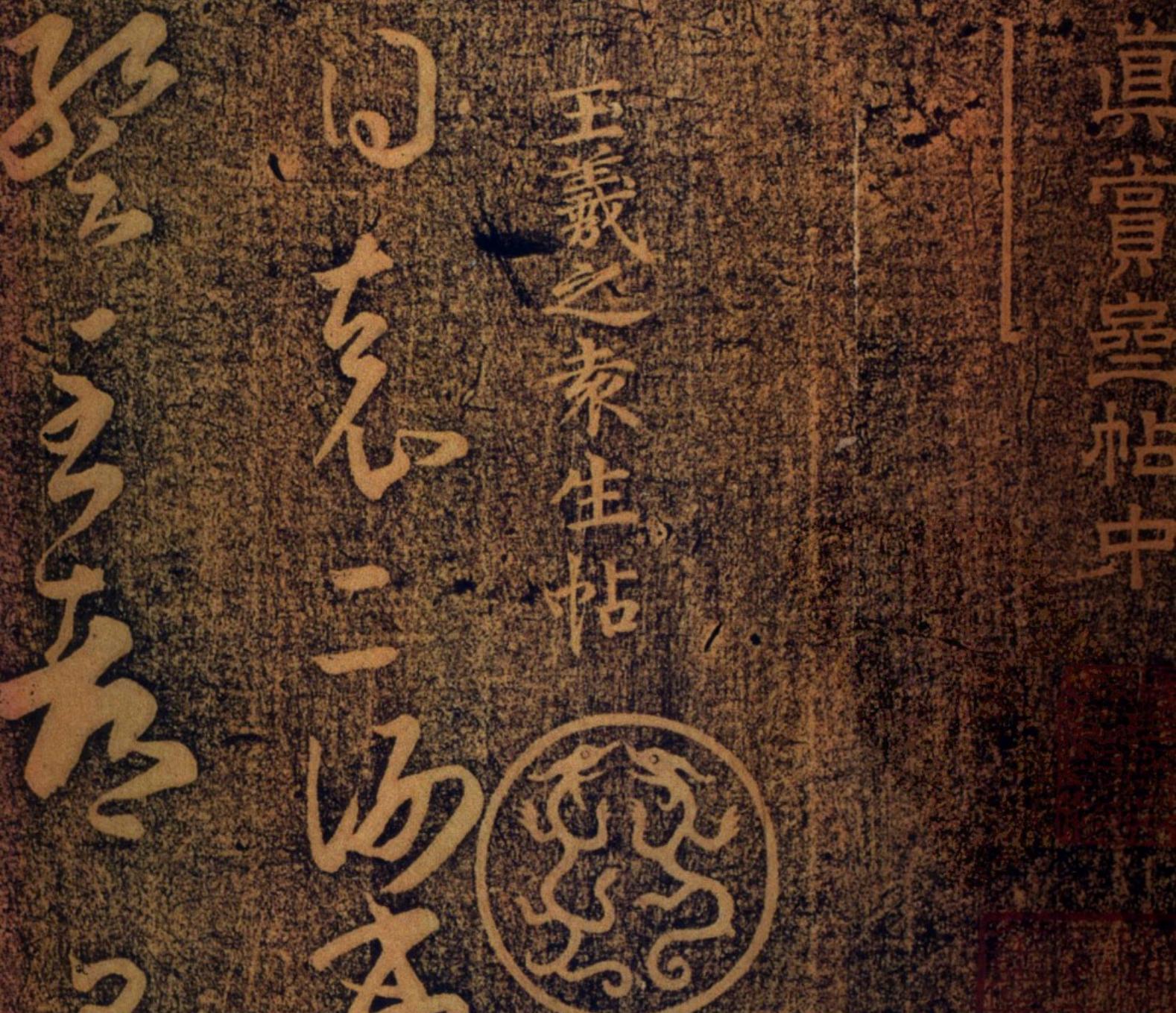
中國法帖全集

明 真賞齋帖

明 停雲館帖(選)

明 餘清齋法帖·續帖(選)

明 戲鴻堂法書(選)



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
中國法帖全集

13

明 真賞齋帖
明 停雲館帖(選)
明 餘清齋法帖·續帖(選)
戲鴻堂法書(選)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國法帖全集·明·真賞齋帖·明·停雲館帖(選)、
明·餘清齋法帖·續帖(選)·明·戲鴻堂法書(選)·第
十三冊/啓功 王靖憲 主編

—武漢：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2.3

(中國美術分類全集)

ISBN 7-5394-1020-5

中國美術分類全集
中國法帖全集·第十三冊
**明·真賞齋帖·明·停雲館帖(選)·明·餘
清齋法帖·續帖(選)·明·戲鴻堂法書(選)**

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

主編 啓功 王靖憲
責任編輯 余瀾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01)第088548號

出版者 湖北美術出版社
發行者 地址 武漢市武昌黃鸝路75號

電話 027 86787105 郵政編碼 430077

<http://www.hbapress.com.cn>

E-mail:hbapress@public.wh.hb.cn

深圳利豐雅高電分製版有限公司

利豐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
印制版者
印刷者
次印次
印張
書號
國內版定價

二〇〇一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21.25印張
ISBN 7-5394-1020-5/J ·927
(全套)陸仟捌佰圓(本冊)叁佰陸拾圓

版權所有

凡例

- 一 《中國法帖全集》選編中國古代具有書法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的各類著名的法帖。編排分叢帖和單冊帖兩大類，以摹刻時代先後為序。個別叢帖因篇幅安排，略有調整。
- 二 所選各帖以傳世的原刻本為主，翻刻本具有價值者，酌選其部分以供參考。
偽刻本概不收入。
- 三 各種單冊帖系統繁雜，其源流難於確定者，選擇其具有代表性的刻本和善本，其他轉相翻刻或偽托者概不收入。
- 四 每冊包括：總目、子目、圖版及論述該帖的論文等。
- 五 全集末卷為全集總目、子目索引、作者索引以及歷代法帖目錄等資料。
- 六 本冊為存世明刻明拓《真賞齋帖》、《停雲館帖》（選）、《戲鴻堂法書》（選）、明刻清拓《餘清齋法帖》、續帖（選）的原刻本。

王靖憲

明代叢帖綜述

叢帖之刻，始於宋而盛行於明清。自宋太宗刻《淳化閣帖》後，刻帖之風興起，繼起者有《潭帖》、《絳帖》、《戲魚堂帖》、《祕閣續帖》、《大觀帖》、《汝帖》等等。明代刻帖在兩宋的基礎上，得到新的發展。縱觀明朝一代刻帖，可分前後兩個時期。前期為明初至嘉靖間，後期從嘉靖至明末。前期刻帖較少，主要以宗室刻帖為主，其他各家多為翻刻宋帖。宗室刻帖有周憲王朱有敦的《東書堂集古法帖》和晉莊王之子朱奇源的《寶賢堂集古法帖》，他們憑借藩府的財力和物力，在《閣帖》的基礎上，增入一部分新帖，其作法和宋《絳帖》、《潭帖》等相似。嘉靖後無錫華夏以私人收藏的晉唐墨迹，刻成《真賞齋帖》，篇幅雖不大，但在當時影響很大。繼《真賞齋帖》而起者為文徵明的《停雲館帖》，從此私家刻帖之風盛行，及至清代末年其風始終不衰。直到清末民初各種影印技術傳入中國，刻帖作為複製書法藝術的一種方法，始被各種影印技術所取代。

明代刻帖興盛的原因

明代私家刻帖之盛，究其原因有：一、明代後期中國社會的商品經濟蓬勃興起。江南物產豐富，經濟首先得到發展，同時又是士大夫和商業集中的地方。文化的興盛，商業的繁榮，官僚士大夫家業富有，園林之勝，豐富的藏書以及書畫收藏，構成了私家刻書、刻帖的物質條件；評鑑法書名帖，選刻書法，夸耀藏品之富成了一種風氣，因此江南成為全國刻帖的中心。明屠隆《考槃餘事》說：“凡刻之地有三，吳也、越也、閩也……燕、粵、秦、楚今皆有刻，類自可觀，而不若三方之盛，其精吳為最。”刻書版的刻工，大都能刻帖，江南雕版技術宋代以來已很興隆，自然影

書刻帖的興起和鑄刻的水平。

二、社會的需要。書畫藝術的發展和普及，使人們要求有大量古代書法作品的觀賞和臨摹。《考槃餘事·帖箋》說：「吾人學書，當兼收並蓄，聚古人于一堂，接丰采於几案，手執心談，求其字體形勢，轉側結構，若龍跳虎卧，風雲轉移……使胸中宏博，縱橫有象，庶學不窘於小成，而書可名於當代矣。」『聚古人于一堂』，一般士人談何容易，只有依靠叢帖中的漢晉唐宋法帖，才能達到『接豐采於幾案，手執心談』。刻帖是複製古代書法作品最為省便的辦法，同時法帖的大量需要，促進了刻帖的發展。在明代法帖是一種商品，通衢之市帖鋪林立，各種碑帖標價而估。明代顧從義翻刻《閣帖》水平高於當時流行的翻本，此本一出就有人據以翻刻出售，因此顧氏不得不表明防偽標志，他在該刻文中說：『近見吳中市人，將此本糊木板上，又重刻二種，刻既潦草濫惡，拓亦重紙取捷，况木易於翻動，其工一日可拓二三部，石本四五日方可拓一部，若遇陰雨，即不可拓矣。自價固自不同，四方大雅自有真賞，恐不知者以為價值何大懸絕，難分真偽，今以逐卷殘駁考證開具于後，又以五色印為記。最後又以方框木印注明每部法帖的價格：『未裱者二兩一部，裱成者四兩一部。』這是法帖在當時成為商品的最好說明。文徵明的《停雲館帖》刻成不久，帖肆中也有翻本出售。所以其孫文元善在該帖目錄中說：『自頃贗本相仍，市鬻售，不免有混珠之惜。』由於社會上大量的需求，使明代刻帖事業得到空前的繁榮。

明代刻帖的成就

學書者和靈藏家重視宋帖，這是因為宋帖中保存着失傳的大量古代書法作品，而且大部分宋帖摹刻水平很高，不僅帖的書法價值高，而且宋帖的本身也是一件文物，兼以這些傳世的宋代原刻宋拓本數量極少，所以人們對它無比珍愛。但明帖也有它的價值。從摹勒上看，宋代刻帖有它不足之處，這些欠缺在明代刻帖中，不同程度得到改進。此外，在刻帖的技術上，椎拓上都有突破宋帖的地方，因此明帖在整個法帖史上，自有它重要的價值和地位。

首先，明代法帖多為私家所刻，輯刻者多數為著名書法家、收藏家和鑒賞家，其書學修養和對書法的鑒賞有很高的水平，其中如文徵明、董其昌、陳繼儒、邢侗等既是書法家又是收藏家，單就收藏家來看，他們在刻帖時，也要請著名書法家來鑒定和編選，如新安吳廷是位著名收藏家，他刻《餘清齋法帖》，即請董其昌和陳繼儒為他選輯。文徵明刻《停雲館帖》，經營數十年，始刻成十二卷，歷來被稱為「選擇至嚴，刻亦矜慎」的一部佳帖。張伯英認為「自來叢帖莫不真偽淆雜」。偽書獨少。《真賞齋帖》卷數不多，每件作品都經過文徵明父子考證鑒定，都有文氏長跋說明原委，引經據典，考證遞藏源流，論定該帖的價值。這比宋代卷帙多的叢帖要謹嚴得多。所以對於宋帖我們要有足夠的重視，而對於明帖也不能因時代不古而輕視。

其次，鈎摹者多為書法家。他們不僅對書法識解高，對作品有精深的研究，能了解時代的風格，力求傳達書法的風韻。《真賞齋帖》為文徵明、文彭父子所鈎摹。在鈎摹前諸帖均經文徵明仔細研究推敲，其認真態度在帖的跋文可以窺見。如鍾繇《薦季直表》，文中「關內侯」，當時靈家都未認出「侯」字而誤作「焦」字，經文徵明仔細辨認，確認為「侯」字，並認出「侯」字上有「關內」二字。又如王羲之《袁生帖》，《淳化閣帖》亦收有此帖，兩本相校，他認為：《閣》本較此微有不同，不知當時鈎摹失真，或《閣帖》所收是別一本，但此帖八璽爛然，其後覃紙及內府圖書之印，皆宣和裝池故物，金書標簽又出自佑陵親筆，當是真迹無疑。那麼《閣帖》摹刻有失真之處，否則是另外一件摹本。又如唐摹《萬歲通天帖》，唐人雙鈎，精妙異常，文氏在鈎摹的時候，紙上的殘破，字畫的蟲蝕，一一如實地鈎摹出來，而宋人鈎摹往往將殘字刪去，強為連接，致使語句不通，不能卒讀。宋趙希鵠《洞天清祿集》說：太宗朝，刻《淳化閣帖》，乃侍書詔王著摹勒，著小人不學，故於古人提空處皆連之，此猶可也。至於蟲鼠侵蝕與字之漫減者，皆不空缺而率強聯之，故多不成句。明代摹刻墨迹，非常重視原迹面貌，以留真實面目於帖中，這不能不說是刻帖的一大進步。

第三，對刻工的重視。明趙宦光謂：「名帖易存，名石難得。非出於書家手勒，非名帖也；非出于精工手刻，非名石也。」余家近藏《停雲館法帖》貞珉，乃文待詔先生為之冰鑒，國博、和州

兩先生為之手勒，溫恕、吳鼒、章簡甫三名人為之手刻，鏤不計工，惟期滿志；完不論日，第較精粗。凡此諸公每構真迹古拓，非彌月窮年不輕摹拓。」從這里可見明代著名的法帖必要求摹勒、鑄刻、椎拓都要精工，才能是珠聯璧合的佳帖。明代刻帖，比較重視刻手，刻手的地位也因此提高。宋代刻工的姓名多刻於板邊上，字很小，一經裝裱往往被裁去。到明代則刻在帖尾，如《真賞齋帖》帖的末頁用篆書題『長洲章簡父鑄』，非常醒目，說明這是名手鑄刻的。明代著名刻手有：章簡父、章藻、吳鼒、吳應新、吳士端、管駟卿、吳之驥、吳章鏞、吳楨等，其中以章簡父最為著名。章簡父名章文，字簡甫，號賓谷，江蘇長洲人。他的祖父章果、父親章浩都擅長書法，並兼工篆刻，子章藻也擅長鑄刻，而以簡甫最為著名。當時書法家文徵明、祝允明、王寵、陳道復等人的書法作品都請他鑄刻。其所摹刻的華氏《真賞齋帖》、文氏《停雲館帖》、陸氏的懷素《自叙帖》、孫氏《太清樓十七帖》，均為他的佳作。章氏也富收藏，其子章藻為其家藏石本墨迹選刻《墨池堂選帖》可稱家學淵源。因其一家都具有書法素養，所以刻帖能得心應手，傳達原作的神韵。文徵明的《停雲館帖》為溫恕、吳鼒、章簡甫三人所刻。趙宦光稱此帖『纖微克肖，名公苦志，於此逮見。且多歷年所總計其時，則春秋閱盡二十又四，始克竣工』，其認真態度於此可見。文徵明之孫文元善也說此帖『溫君恕、章君簡甫之手勒，由晉、唐小字而下，大半以唐、宋勝國諸名流遺墨對刻，無纖微不愜，下真迹一等者也』。這種經摹勒上石後，刻時又對着真迹，其傳真程度可想而知，所以明代許多著名法帖，在鑄刻上都有勝過前人之處。

第四、椎拓的講究。明代名帖很注重椎拓的方法和效果，明趙宦光記載文氏《停雲館帖》的椎拓說：『昔有尤敬以拓工藝冠吳中，俱與溫、吳、章諸君子齊受知於待詔先生（文徵明）父子。其拓法必椎之數次，務以輕墨幾翻刷之，令紙合於石，墨浮於紙，則字之宛委、波折纖微不滲。余亦深究此法，然成功匪易。』（《寒山金石林部目》）後來趙宦光得到文徵明的《停雲館帖》原石，他非常珍惜，椎拓必請良工，拓時要待春秋季節，而僅拓數帙，在出售時根據拓法定為等級：

一法用涇縣薄楮，歙州精墨，凡四椎而浥之。或作黃麻粗文，或作柔絹細文，裝成雙面，表裏前後都無纖毫雜亂刷。裝工悉用吳中知名高手，一洗參差硬厚諸病。其面俱用棗梨楠柏，精刻篆籀簽首，涂以滇中石青，貯以廣南梨匣，為第一種。定價五兩（未裱者一兩）。其

飛白而裝飾同前者，為第一種。定價四兩（未裱者七錢）。

一、法用龍門紙，飛白蟬翅等拓，飾用錦綉玉簽，曳以水流花帶，為第三種。定價三兩（未裱者六錢）。

一法用龍門紙重墨拓，更加鷄子純白，令黑如黝漆，其光可鑒。裝法如前，為第四種。定價二兩（未裱者五錢）。

一法用龍門紙正乾拓，單面，裝飾等類並稍次之，為第五種。定價一兩六錢（未裱者四錢）。

其潔揭重張者並不用，並可驗非余家拓，皆偽刻惡帖也。

趙宦光詳細記載了他的拓法，由於拓法的不同，帖的效果也不一樣，因此價值也不相同。由此可見明帖對椎拓的重視和方法的多樣。《真賞齋帖》（火前本）紙色微黃如粟玉，墨如輕雲，王世貞說它『摹本既精，拓法亦佳，為爾時法書墨本第一』（《弇州山人稿》）。

第五，用紙墨的講究。宋代《閣帖》的椎拓已極重視用紙用墨，當時拓《閣帖》用南唐的澄心堂紙，李廷珪造的墨，後來又用潘谷墨。明代也很重視紙和墨，清翁方綱說初拓《肅府本閣帖》當時用富平石、太史紙、程君房墨，拓工私購者其直五十千（《復初齋文集》）。我曾見過此帖的初拓本，紙色微帶黃色，拓墨極輕，字畫神采煥發。明王世貞跋《真賞齋帖》說：黯淡古雅，出蹊徑之外（《弇州山人稿》）。據說《真賞齋帖》刻成後，初拓本用宋版書副頁並舊墨精拓十部，紙如粟玉，拓如浮雲，極似宋時氈蠟。傳說因宋紙不敷，其中一部以明紙補足（見王壯弘《帖學舉要》）。明文彭在跋《真賞齋帖》說：嘉靖癸丑四月八日，過東沙真賞齋，見此帖喜其異於他本，乃知用古紙拓成者，良可愛也。可見傳說是有根據的。明代椎拓法帖前期多用麻紙和棉紙，後期多用竹紙。竹紙色微黃，紋細紙薄，最適宜拓帖，如輕施薄墨，淡如蟬翼，能細膩地表達筆畫的精神風韵。

明代著名叢帖

明代前期的叢帖。

明代前期的叢帖以《東書堂集古法帖》和《寶賢堂集古法帖》為最著名。

《東書堂集古法帖》

《東書堂集古法帖》十卷，明永樂十四年（一四一六年）周憲王朱有敦摹勒上石。朱有敦明太祖朱元璋孫，封周王，性好書翰，臨摹古代書法非常用功。他的書法明王世貞評為『其天資少遜，以故粉澤有餘，膚理不足』（《弇州山人稿》）。《東書堂集古法帖》首有自序和凡例，卷一至卷二為歷代帝王書，卷三至卷十歷代名臣書，以王羲之為首，這是因為其書『妙絕古今，為學者之宗匠』，所以將他放在首位（見凡例）。王獻之別為一卷，列在晉人之後，其他書家依次摹刻。此帖取材於《淳化》、《絳帖》和《祕閣續帖》，並增入宋元書家墨迹。帖的摹刻和意圖，朱有敦在凡例中說：

予侍親之暇，每閱古帖，文多不全，或有此而缺彼，或取偽而棄真，或裝池失次，或模拓不工，往往難於臨習，因自不揣愚拙，集各家之字，考各代之書，並得真迹，以嘗臨者臨之，未嘗摹者摹之，集為十卷，勒之於石，以便自觀。可見帖中有部分古代書迹，是以朱有敦自己的臨本入石的，因臨本和鈎摹本相比較，臨本和原迹距離較大，這樣減低了這部所謂集古法帖的價值。而朱有敦的書法造詣又不高，正如王世貞所說：『此帖蓋摹筆，至使古人之迹，屈而從手耳，其於《蘭亭》亦然。蓋雙鈎廓填，始可免此病也。』近人張伯英指出其中臨錯的地方很多，點畫謬誤，不勝枚舉。他說：『同一帖也，摹者不同，神貌即異，又摹近人書易，摹古人書則難，是固各帖所同患，而《東書》尤謬。既稱摹古，不應以已書與古人相難，摹古而全失古人之真，又何取耶！』又明王藩刻帖，晉之《寶賢堂》，肅之《遵訓閣》，與此鼎足，論其優劣，《寶賢》為上，《遵訓》次之，《東書》最下。（《法帖提要》）此帖有翻刻本多種。

紀元年十月得於太原以肆完好矣缺

信物

書契其來尚矣自龍馬負而出於河伏羲氏則之
以畫八卦而文字生焉其後神農氏有德書黃帝
有雲書黃帝之世倉頡居史職仰觀奎星圖曲之
勢遙文鳥跡之象因以制字蓋依類象形謂之文
形於牛相宜謂之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
而謂之書者如也聖人以六義為教其五曰書
書有六義曰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故書
由文興文以義起四海之內無不同也自秦廢典

上

暖雲滋道氣零露養天和
坐待青門地渾開綠雪坡
曉烟寒節火春雨
禁城裝繡縠絲來看清樽
屢載過宮闈
鳴鶯啼合仙驥
舞儀三嘗饌慰岑寂真能

籍李斯變古為小篆程邈王次仲作隸書八分而
漢因之舍其繁而從其簡言之六義存者無幾矣
漢末蔡邕以隸定五經其後漢隸書與秦隸書少
異後又為真行草草飛白等書看杜度梁鹄崔
子玉韋仲將張伯英鍾元常之徒皆善於書及晉
元帝渡江之後書法大盛右將軍王羲之絕百家
之能脩衆體之妙於篆隸真行草飛白等體莫
不研精造妙無出其右者王其子獻之亦為奇絕

除札瘞於菟鎮常守結子游
青柯
歐陽玄

永樂十四年歲在丙申七月三日書

東書堂集古法帖第十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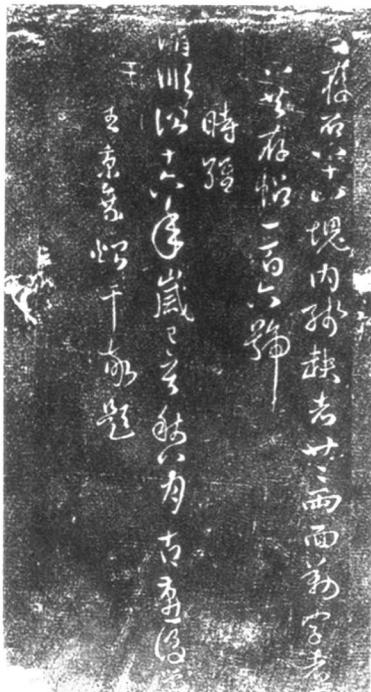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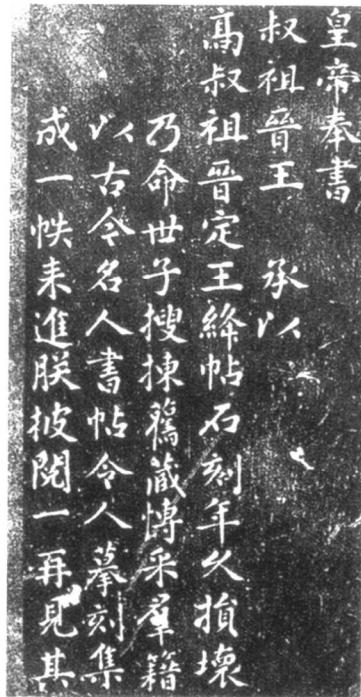
《寶賢堂集古法帖》

《寶賢堂集古法帖》十二卷，明弘治九年（一四九六年）晉莊王朱鍾鉉令子奇源摹刻。王進、楊光溥、胡漢、楊文卿選集，宋灝、劉禹摹勒。帖首題『清事』二字，寶賢堂書，朱奇源序，明孝宗朱祐樘御札，朱奇源跋。後有懶雲後序，張頤跋。朱鍾鉉，明太祖朱元璋曾孫，正統六年（一四五一年）嗣封晉王。此帖卷一倉頡至三國人書，卷二帝王書（中間增入晉藩先代書），卷三至卷五王羲之書，卷六至卷七王獻之書，卷八至卷十晉至唐各家書，卷十一至卷十二宋元明人書。其帖取材於《閣帖》、《大觀帖》及《絳帖》。清翁方綱謂『凡《淳化》、《大觀》諸帖所有，而此微異者皆《絳》本。《復初齋文集》卷二十八）宋元明書多以墨迹上石。此帖的情況在前序中說：『取《淳化》、《絳帖》、《大觀》、《太清樓》、《寶晉》諸帖，並我朝以書著名者不下十數家，暇日同參政王進、副使楊光溥、簽事胡漢、楊文卿擇其尤者，命生員劉禹摹勒上石，釐為十二卷。其次序先後，字之多寡，與諸家不同者，因所取擇耳。每一紙出，輒刻意校其一鈞一畫之似否，雖昧於鑒賞，不能盡如古人之用意，然較之諸家亦頗精矣。』帖行款稍高，有似宋《大觀帖》。明王世貞評此帖：『行款次第頗不俗，第石理既粗，而摹、刻、拓三手俱不稱，以此在諸帖下。』《弇州山人稿》。近人張伯英謂：『今觀舊拓清勁有神致，元美以時近易得，故輕之耳。』（《法帖提要》）

明代帝王未曾刻帖，而藩府共刻三帖，肅府翻《淳化閣帖》，無增減。《東書堂集古法帖》和《寶賢堂集古法帖》於《淳化閣帖》俱有增減，對於這三帖，傅山認為：『汴帖撫勒無豐采，肅帖豐肥，濃態側出，晉帖圓秀遒媚出周、肅上。』這一評論是比較符合實際的。

明代後期的叢帖

明代前期叢帖不多，著名的叢帖僅上列二種，其選刻體例，未脫宋之《絳帖》、《潭帖》等窠臼，即以《閣帖》為基礎，而增減少量法帖，或增加宋元墨迹而成。至嘉靖間《真賞齋帖》開始，《停雲館帖》繼之，這種刻帖的格局始被打破，出現各種不同內容的叢帖。



《真賞齋帖》

明代摹刻歷代書家書的叢帖有：

《真賞齋帖》三卷。嘉靖元年（一五一二年）無錫華夏摹刻。卷上魏鍾繇《薦季直表》，卷中晉王羲之《袁生帖》，卷下唐摹《萬歲通天帖》。卷前隸書題「真賞齋帖上」，卷末尾行書題「嘉靖改元春正月既望真賞齋模勒上石」，篆書「長洲章簡父鑄」。此帖全部根據華氏家藏墨迹上石，鑄刻名手章簡父刻。華夏字中父，江蘇無錫人。家富收藏，築真賞齋庋藏，文徵明曾為其作《真賞齋圖》。帖中鍾繇《薦季直表》，有的學者認為可疑，近人王壯弘認為係唐摹本；《袁生帖》文徵明定

為真迹，曾藏宣和內府；《真賞齋帖》最精者為唐摹《萬歲通天帖》，原摹本今藏遼寧省博物館。為唐初武則天萬歲通天時所摹，流傳有緒，帖中摹王氏一門王羲之、王薈、王徽之、王獻之、王僧虔、王慈、王志等書法。《真賞齋帖》摹刻此帖極為精微傳神。其鈎摹、鐫刻、椎拓均屬第一流水平，被譽為明代法帖第一。

《真賞齋帖》刻成後不久即毀於火，後又重刻，仍由章簡父鐫刻。前刻稱『火前本』，後者稱『火後本』，火後本每卷後增刻文徵明跋，下卷又文彭跋。《真賞齋帖》的鐫刻對明代刻帖的影響很大，從此明清私家刻帖大盛。

《停雲館帖》

《停雲館帖》十二卷，嘉靖三十九年（一五六〇年）刻，文徵明、文彭、文嘉摹勒，溫恕、章簡父鐫刻。卷一為晉唐小楷，卷二唐撫晉帖，卷三至卷四唐人真迹，卷五至卷七宋名人書，卷八至卷九元名人書，卷十至卷十一明名人書，卷十二文徵明書。此帖始刻於嘉靖十六年（一五三七年），後陸續增刻，至嘉靖三十九年始告刻成。初為四卷，卷首標題為小楷，後增至十卷，標題改為隸書，又增刻唐孫過庭《書譜》（為第三卷）。嘉靖三十八年文徵明卒，次年文嘉刻其父書三種，共計十二卷。文徵明名壁，字徵仲，號衡山，江蘇長洲人，著名書畫家。精鑒別，其子文彭、文嘉均擅書畫。此帖經文氏父子精選，偽帖很少。近人張伯英謂：『自來叢帖莫不真偽淆雜，而此刻偽書獨少，可疑者惟懷素《千文》、楊凝式《起居法》耳。宋名人書無一贗迹，即此已視他刻為優。』此帖第一卷晉唐小楷多據宋越州石氏帖上石，《黃庭經》是據《祕閣》、《曹娥》是據《群玉堂帖》。其中第一卷小楷是全帖的精粹。清錢泳《履園叢話》云：『文氏《停雲館帖》，章簡甫所刻也。然惟晉唐小楷一卷最為得筆。』歷來對此帖評價很高。清孫承澤說：『《停雲》精勁不俗，為近世諸刻第一。』（《問者軒帖考》）清張廷濟說：『文待詔父子經營數十年，成十二卷，又有章簡父細意摹勒，故有明數十彙刻，惟無錫華中甫《真賞齋》刻出其右，餘若《鬱岡》、《餘清》、《快雪》俱遜一籌。』（《清儀閣金石題識》）

《餘清齋帖》

《餘清齋帖》正帖十六卷，續帖八卷，萬曆二十四年（一五九六年）至四十二年（一六一四年）吳廷摹勒。帖選輯晉、唐、宋書家書。吳廷字用卿，號江邨，安徽歙縣人，為新安鉅富，家富收藏。此帖經董其昌和陳繼儒鑒選，由著名書畫家楊明時鈎摹鐫刻。全帖選擇精善，其中精品很多，而又以墨迹上石，加以鐫刻水平高，為明代著名叢帖之一。清末楊守敬說：『吳江邨收藏之富，幾乎與項子京埒，所刻《餘清齋帖》遠出《停雲》、《鬱岡》、《真賞》之上，顧世鮮知者。』（《平帖記》）案楊守敬謂此帖遠出《真賞》、《停雲》之上，未必符合實際，但《餘清齋帖》自有它的優異之處。摹勒鐫刻不局限形之肖似，講求字之豐神，是此帖的優點。此帖據王澍、張伯英、容庚等記載，均謂木板，但原石今尚存，我曾在歙縣太白樓後園見此帖石在園中陳列，石兩面刻，已有殘泐，所謂木刻可能是傳聞之誤。

《來禽館法帖》

《來禽館法帖》三卷，萬曆二十八年（一六〇〇年）邢侗選集，長洲吳應祈、吳士瑞父子摹刻。邢侗字子願，山東臨邑人，萬曆二年進士，為明末著名書法家，與董其昌齊名，稱北邢南董。此帖第一卷刻《蘭亭》三種，晉索靖《出師頌》、《黃庭經》，邢侗臨《西園雅集記》；第二卷王羲之諸帖；第三卷摹《澄清堂帖》中王羲之諸帖（有王穉登跋）。張伯英謂：『帖中重摹《澄清堂帖》數十則及唐模《十七帖》二種最著，《澄清》視《戲鴻堂》本尤精湛，《十七帖》則在《鬱岡》、《餘清》二刻之上。』子願既深于書，選帖具有精識，摹勒亦出江南良工，以故迥異俗本。（《法帖提要》）

《戲鴻堂法書》

《戲鴻堂法書》十六卷，萬曆三十一年（一六〇三年）董其昌選輯。董其昌字玄宰，號思白，江蘇華亭人。萬曆十七年進士，官南京禮部尚書，明代著名書畫家。此帖選輯晉、唐、宋、元諸家書，隨見隨刻，並非董氏一家所藏，亦非盡為墨迹，中有舊拓法帖及碑石重摹。初刻為木板，版毀於火，重摹於石。清初石歸施氏用大齋所有，加刻目錄，稱『用大齋本』，其后歸王鴻緒，拓本稱『橫雲山莊本』。最後石歸沈綺雲，稱『古倪閣本』。木刻本難得，優於石刻本。學者對此帖的評價不一。明沈德符謂：『董玄宰刻《戲鴻堂帖》，今日盛行。但急於告成，不甚精工，若以真迹對

校，不啻河漢。」（《萬曆野獲編》）明王肯堂也說：「即雙鈞亦甚草草，石工又庸劣，故不能大勝。」《停雲》。（《筆塵》）清王澍說：「《戲鴻堂帖》董思白以平生所見真迹勒成一十六卷，惜刻手粗惡，字失真，為古今刻帖中第一惡札。」（《閣帖考正》）這些都是批評該帖在摹刻上的缺點。清王文治則謂：「古今法帖以粗漫傳神者，惟《汝帖》及木板《戲鴻》。」（《快雨堂題跋》）清末沈曾植謂此帖「用意在巧拙間，不專工致，象外繫表，宗伯別有神悟」。這是因為兩者評論的角度不一樣，致有相反意見，書法家評帖往往從帖的書法所表達的藝術來議論，不斤斤計較刻的工致，所以張伯英謂：「顧刻之良否為一事，書之真贗又一事。」案《戲鴻堂帖》中有不少贗帖，選帖不很精粹，與之所之，和書史家選帖不同。此帖在明末清初影響很大，《停雲》、《鬱岡》均為所掩。

《墨池堂選帖》

《墨池堂選帖》五卷，章藻摹刻。自萬曆三十年（一六〇二年）至萬曆三十八年（一六一〇年）刻成。章藻字仲玉，為章簡父之子，父子皆工鐫刻，《真賞齋帖》及《停雲館帖》均為章簡父、章藻所刻。此帖選輯晉、唐、宋、元諸家書。帖雖為名手自己所刻，但選輯不精，且雜有偽帖。其中《樂毅論》從越州石氏本摹出，較他刻為佳。《佛遺教經》、《告誓文》以及索靖、衛夫人、李靖《告西岳文》等書，前人均有定論為偽書，此帖且選入，實為此帖的一大缺點。張伯英謂：「章氏摹勒固善，鑒別則疏，凡彙帖莫不雜有偽書，又何能苛求於章氏乎？」今此帖視《停雲》、《鬱岡》尤難得，通行皆翻刻，規模猶存，精采遠遜，其原本則《停雲》、《鬱岡》之亞也。」（《法帖提要》）

《鬱岡齋墨妙》

《鬱岡齋墨妙》十卷，王肯堂選輯，萬曆三十九年（一六一一年）管駟卿鐫刻。帖選輯魏、晉、唐、宋諸家書，卷一至卷六鍾繇及二王書，卷七至卷九晉人、唐摹《萬歲通天帖》及唐人書，卷十宋蘇米書。王肯堂字宇泰，號損庵，江蘇金壇人，萬曆十七年進士，工書，著有《鬱岡齋筆塵》。此為明末著名叢帖，刻者名手管駟卿。明代刻帖同一墨迹，而刻者衆多，名手所刻各有其特色與妙處。此帖中《萬歲通天帖》摹刻勝《停雲館帖》本，與《真賞齋帖》相較，可謂各有千秋。王澍謂此帖「蒼潤不及《停雲》，而秀潤過之，故當遠出《戲鴻》之上」（《閣帖考正》）。徐用錫謂此帖「大都尚

墨池堂選帖卷一

晉右將軍王羲之書

黃庭經

上有黃庭下有闢元前有幽闢後有命爐吸爐外出
入丹田審能行之可長存黃庭中人衣朱衣開門壯籥
蓋兩扉幽闢僕之高巍々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
主肥靈根堅志不衰中池有士眠赤朱橫下三寸神所居
中外相距重闢之神窟之中務脩治玄龐氣管受精符

二卷

王羲之 快雪帖 袁生帖 曉近帖

奉橘帖 平安帖 得告帖 阮生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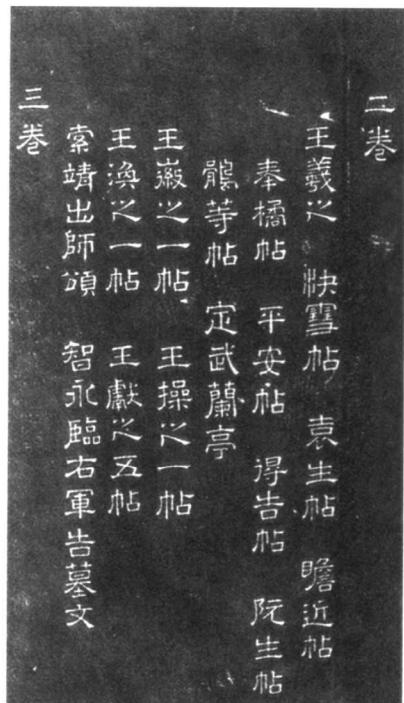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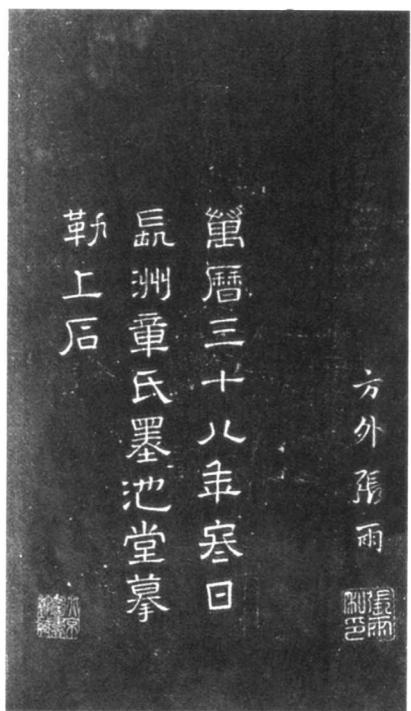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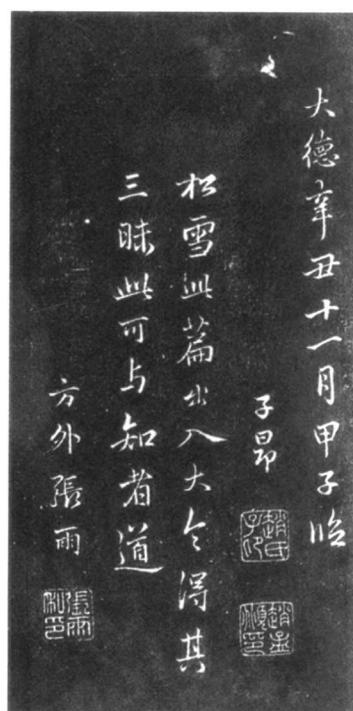
龍等帖 定武蘭亭

王徽之一帖 王操之一帖

王漁之一帖 王獻之五帖

索靖出師頌 智永臨右軍告墓文

三卷



氣焰，比他刻萎荼者絕勝，微嫌其偶近怒目金剛，再能體會晉人道健靜雅處，則無毫發憾矣。（《圭美堂集》），這都是指其鈎摹鐫刻的風格而言。徐用錫又說：「王氏《鬱岡齋》出中明，為文、董所掩，其中有鈎廓少棱角失鋒處而佳者數種，不可沒也。」明代刻帖，鐫刻極為講究，著名墨迹一刻再刻，從中可以看出各家對帖的素養和理解。此帖有翻刻本，遠遜原刻。原刻初拓，作蟬翼拓，張廷濟評為「無上神品」。

《玉烟堂帖》

《玉烟堂帖》二十四卷，陳獻選輯。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二二年）吳之驥鐫刻。此帖選漢、魏、